

# 史铁生

作品全编

创作谈  
评论（序跋）  
书信

第 7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史铁生

作品全编

创作谈

评论（序跋）

书信

第

7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铁生作品全编/史铁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288-3

I. ①史… II. ①史…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1887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 20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88-3  
定 价 598.00 元(全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 创 作 谈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	3
杂感三则 .....	8
交流·理解·信任·贴近 .....	10
随想与反省 .....	12
答自己问 .....	21
自言自语 .....	42
笔墨良心 .....	63
没有生活 .....	65
也说散文热 .....	68
谢幕 .....	69
《史铁生作品集》后记 .....	71
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发言 .....	73
熟练与陌生 .....	74
宿命的写作 .....	77
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 .....	80
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答谢词 .....	85
在残疾人作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	87

写作与越界 .....	89
北京文学节“杰出贡献奖”获奖感言 .....	93
《中国当代作家系列·史铁生》自序 .....	95

### 评论(序跋)

洪峰《瀚海》序 .....	103
读洪峰小说有感 .....	105
超越几近烧焦的局限 .....	115
认真执着的林洪桐 .....	118
何立伟的漫画 .....	122
韩春旭散文集序 .....	124
短评三篇 .....	126
周忠陵小说集序 .....	133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	135
季节的律令 .....	140
郑也夫《游戏人生》序 .....	142
陕北知青影集序 .....	145
湘月的写作 .....	147
刘咏阁画集序 .....	149
石默《故土的老房子》序 .....	151
皮皮《儿歌》序 .....	153
曾文寂《咀嚼人生》序 .....	154
沉默的诉说 .....	156
梁筠《焰火》序 .....	158
潘萌散文集序 .....	160

### 书信

给王安忆(1) .....	165
---------------	-----

给王安忆(2) .....	167
给杨晓敏 .....	169
给《音乐爱好者》 .....	174
给盲童朋友 .....	177
给 XL .....	179
给安妮(1) .....	182
给安妮(2) .....	187
给安妮(3) .....	189
给 HDL .....	193
给 LR .....	198
给柳青 .....	204
给陈村、吴斐 .....	213
给王艾 .....	215
给胡建 .....	217
给 ZLB .....	218
给 LY .....	220
给曹平 .....	222
给 GZ .....	224
给李健鸣(1) .....	226
给李健鸣(2) .....	230
给李健鸣(3) .....	235
给苏叶 .....	239
给栗山千香子 .....	241
给傅晓红 .....	243
给洪如冰(1) .....	244
给洪如冰(2) .....	246
给洪如冰(3) .....	248
给 LLW .....	249
给苏炜 .....	251

给严亭亭(1) .....	252
给严亭亭(2) .....	254
给严亭亭(3) .....	255
给严亭亭(4) .....	262
给严亭亭(5) .....	264
给《散文(海外版)》 .....	266
给傅百龄 .....	267
给谢渊泓 .....	268
给 Z .....	270
给伯父 .....	274
给陆星儿 .....	276
给田壮壮 .....	278
给陈村 .....	281
给南海一中 .....	282
给 S .....	284
给姚平 .....	292
给肖瀚 .....	294
给山口守 .....	300
给章德宁 .....	302
给米晓文 .....	304
给北大附中 .....	305
给孙立哲(1) .....	309
给孙立哲(2) .....	310
给阎阳生 .....	314
给姚育明 .....	316
给胡山林(1) .....	319
给胡山林(2) .....	322
给胡山林(3) .....	326
给 CL .....	329

给 FL(1) .....	342
给 FL(2) .....	349
给冯小玉 .....	351
给邹卓凡 .....	352
给谢菁 .....	355
给雨後 .....	357



创作谈





##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代后记

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谁想到，我现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梦了。不过，我没有在梦中搂定过宝塔山，“清平湾”属延安地区，但离延安城还有一百多里地。我总是梦见那开阔的天空，黄褐色的高原，血红色的落日里飘着悠长的吆牛声。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变成了一头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矛盾解释得圆满。说是写作者惯有的虚伪吧？但我想念那儿，是真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曾经插过队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们的“清平湾”。

有位读者问我，为什么我十年之后才想起写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当时就记录下了许多素材，预备日后写小说？不是。其实，我当时去过一次北京动物园，想跟饲养野牛的人说说，能不能想个办法来改良我们村里耕牛的品种。我的胆量到此为止，我那时没想过要当作者。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

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后,我才第一次做了写小说的梦。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我也没有等到十年后。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悬念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插过队的人看了,怀疑我是否插过队;没插过队的人看了,只是从我应该有点事做这一方面来鼓励我,却丝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觉跟上吊差不多。幸亏我会找辙,我认为我虽有插队生活,但不走运——我的插队生活偏偏不是那种适合于写作的插队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两种,一种是只能够过一过的生活,另一种才能写。写成小说的希望一时渺茫。可是,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说到最后,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虽然并不见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结论。每当这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幅雄浑的画面在动,心中有一支哀壮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异的编排,都近于嚼舌了。这种情况重复了也许有上百次,就过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如果写下来,读者或许也不会很快淡忘。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我想其中总会有些值得和读者一块来品味、来深思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随想随写,仿佛又见到了黄土高原,又见到了“清平湾”的乡亲,见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红犏牛……只是不知道最终写出来能不能算小说。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过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派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

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乐得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这些说道一点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我没有反对写故事的意思，因为生活中也有曲折奇异的故事。正像没有理由反对其他各种流派一样，因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和各种各样的逻辑。艺术观点之多，是与生活现象之多成正比的。否则倒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了。我只敢反对一种观点，即把生活分为“适于写的”和“不适于写的”两种的观点。我的这个胆量实在也是逼出来的。因为我的残腿取消了我到各处去体验生活的权利，所以我宁愿相信，对于写作来说，生活是平等的。只是我写作的面无疑要很窄，作品的数量肯定会不多，但如果我不能把所写的写得深刻些，那只能怪罪我的能力，不能怪罪生活的偏心。所有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含意。我给自己的写作留下这一条生路，能力的大小又已注定，非我后悔所能改善的，只剩了努力是我的事。

有位读者问我，一旦我的生活枯竭了怎么办？或者以前积累的素材写完了怎么办？我这样想：我过去生活着，我能积累起素材，我现在也生活着，我为什么不能再积累起素材呢？生活着，生活何以会枯竭呢？死了，生活才会枯竭，可那时又不必再写什么了。虽然如此，我却也时时担心。文思枯竭了的作者并非没有过，上帝又不单单偏爱谁。但我倾向于认为，文思枯竭的人往往不是因其生活面窄，而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时代，因为抱着些陈规陋习、懒散和遇见到新事而看不惯。我就经常以此自警。不断地学习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广阔的生活面也未必能使自己的思想不落伍。勤于学习和思考，却能使人觉到身边就有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我当然希望自己也有广阔一点的生活面。视野的开阔无疑于写作更有利，能起到类似“兼听则明”的作用。我知道我的局限。我想用尽量地多接触人来弥补。我寄希望于努力。不知我借以建

立信心的基础有什么错误没有。退一步说,不幸真活到思想痴呆的一天,也还可以去干别的,天无绝人之路,何况并非只有写小说才算得最好。

还有的读者在来信中谈到“清平湾”的音乐性。我不敢就这个话题多说。假如“清平湾”真有点音乐性,也纯粹是蒙的。我的音乐修养极差,差到对着简谱也唱不出个调儿来。但如果歌词写得好,我唱不出来,就念,念着念着也能感动。但那歌词绝不能是“朋友们,让我们热爱生活吧”一类,得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一类。前一种歌,我听了反而常常沮丧,心想:热爱生活真是困难到这一步田地了么?不时常号召一下就再不能使人热爱生活了么?不。所以我不爱听。而听后一种歌,我总是来不及做什么逻辑推理,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感情所打动,觉得人间真是美好,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真情的陕北民歌,笔下每有与这种旋律不和谐的句子出现,立刻身上就别扭,非删去不能再往下写。我真是喜欢陕北民歌。她不指望教导你一顿,她只是诉说;她从不站在你头顶上,她总是和你面对面、手拉手。她只希望唤起你对感情的珍重,对家乡的依恋。刚去陕北插队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些什么再教育,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劳动、身世,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现在,一提起中国二字(或祖国二字),我绝想不起北京饭店,而是马上想起黄土高原。在这宇宙中有一颗星球,这星球上有一片黄色的土地,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汉、婆姨、后生、女子,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针在高原上滑动,响着质朴真情的歌。

我不觉得一说苦难就是悲观。胆小的人走夜路,一般都喜欢唱高调。我也不觉得编派几件走运的故事就是乐观。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走运的事,企望以走运来维持乐观,终归会靠不住。不如用

背运来锤炼自己的信心。我总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下着雪,几个外乡来的吹手坐在窑前的篝火旁,窑门上贴着双喜字,他们穿着开花的棉袄,随意地吹响着唢呐,也凄婉,也欢乐,祝福着窑里的一对新人,似乎是在告诉那对新人,世上有苦也有乐,有苦也要往前走,有乐就尽情地乐……雪花飞舞,火光跳跃,自打人类保留了火种,寒冷就不再可怕。我总记得,那是生命的礼赞,那是生活。

我自己遗憾怎么也不能把“清平湾”写得恰如其分。换个人写,肯定能写得好。我的能力不行。我努力。

1983年7月

## 杂感三则

——权充《奶奶的星星》的创作谈

### 一

自己费了力气写成一篇小说，自己再费了力气对这篇小说说三道四，做一番说明或者解释，这事未必幽默。因为无论如何自己都不占着机智，要么等于承认自己那篇东西原本没有写完，要么就做了画蛇添足的笨事。还可能为自己招来两种误会：“真狂妄”和“假谦虚”。

按说作品发表后，作者只该用着耳朵。

至于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小说，那么读者认为它该写吗？如果该写，这就是原因；如果不该写，作者再说什么也都无味。否则怎么办呢？小说艺术本来要求着含蓄，别人可以见仁见智地去理解，自己一说便把费力得来的一点东西全葬送。这话已经有点真狂妄了。其实《奶奶的星星》正犯着不够含蓄的毛病，尤其结尾处那几行“颇富诗意”的废话。现在又有点假谦虚。

### 二

很久以前就听说过硬气功，一人躺在密密麻麻的钉尖上，肚皮上压一巨石，以大锤击石，石碎而人一毛不损。听后不信，谓之曰：



“扯淡,不符合科学!”而后心安。且与我立场相同者甚众。不料后来真见了这样的事,与传说一丝不差,再不信就不行,于是开始思索其中的科学道理。

近年来又听说人的特异功能,其情状更是不可思议,听后心里仍然疑惑,却不敢再说“扯淡,不符合科学”了,只是盼望能亲眼一见。倘是真事就必然会符合科学,因为科学本来是以真事为根据。若有不符合现有科学的真事出现,也只能证明现有的科学还不够科学,需要改进和完善。倘是一件假事,则又不是因为不符合科学所以才假,而是相反的逻辑。所以,倒是“不符合科学”一语不符合科学精神。

又听说有人因为觉得某事不符合科学,竟连看也不想去看,便认为那事必是假的。这似乎离科学精神更远。

更有甚者,明明见了真事,因为不能符合自己掌握的那些科学,便硬说这真事不真,其中必有鬼道。这简直本身就是迷信了。

写小说时我就常常自警:若是因为碍着什么理论,先就不敢去思考真事,创作就必然要走向末路。

### 三

一位诗人跟我说:文学是跳高,不是拳击,其对手是神,而不是人。我把这句话写下来,压在玻璃板下,时时自省。这话的意思是,从文的人们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高低,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太浅薄。文学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任何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

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一个更弱者)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与神较量,这路便没有尽头。

1985年3月7日